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巴蜀文獻集成》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五

（增補本）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五

玄孫奇晉恭署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槐轩全书. 5 / (清)刘沅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ISBN 7-80659-858-8

I. 槐… II. 刘… III. 刘沅(1768~1855) - 哲
学思想 - 文集 IV. B24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318 号

槐轩全书(5)

清·刘沅 著

策划编辑	施 维
责任编辑	胡新农 况正兵 施 维
装帧设计	任兆祥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本	2006年9月第1版
版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90mm×210mm
印 张	24.75
字 数	4000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58-8/B·155
定 价	3500.00元(全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春秋恒解

鮮于道充題

辛未年
二月刊

奏為故紳學行可風懇

四川總督 臣 錫良跪

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胡峻庶吉士顏楷等呈稱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四川雙流縣人生秉異姿幼承禮訓蜚聲黌序早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薦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廉退本於性成孝行孚於鄉里裁成後進親炙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訂者百餘卷優游沐德純固葆真念懿行之宜春秋恆解 卷一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彰懼遺書之就失謹呈該故紳所著易書詩三禮春秋恆解暨四書恆解孝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卷並開具事實清摺呈請具

奏前來 臣 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內行篤誠編纂羣經歷耄年而不倦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允足標示夫儒風宜荷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事實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_臣劉根文敬刊

春秋恆解

卷一

二_{西充鮮于}
辛氏特圖藏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入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潛嘉慶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書趣其北上沅曰顯揚之事兄已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氏邁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里齋戒請禱朝夕弗遑母病尋愈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之閒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爲立嗣飲食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婚嫁喪葬者不一而足先是沅幼羸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天實天啟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伏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離南坎北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卽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仰承庭訓更求存養之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強仁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

春秋恆解

卷一

國史館本傳

一_{西充鮮于}
辛氏特圖藏

世之談也讀左氏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爲精粹於四子書中極爲發明如以集義爲養氣之原斥修士爲襲取以反身而誠欲仁仁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等語爲治心之本殊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積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粹而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間必悉照合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一國不過以春秋恆解

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豐中侯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著書有周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書經恆解六卷周官恆解四卷儀禮恆解四卷禮記恆解十卷春秋恆解八卷四書恆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誠堂家訓保身立命春秋恆解

要言下學梯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皆能傳其學長子崧雲咸豐二年舉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舉人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歷官編修御史梧州府知府棟文順慶府訓導根文憶文生員孫咸榮拔貢咸煥舉人咸耀咸燁俱生員

春秋恆解序

是非者天下之公理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斯民也是非者天下之公理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聖王在上禮樂明而教化興所以修身飭紀者無貴賤皆同即所以立德成名者舍大學無自唐虞三代道一風同雖其主極使然亦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性之自然有不容外也周室既衰列國之凌亂雖甚文武之方策猶存孔子苟得志於時舉而措之損益以歸中和其道則猶是二帝三王之道其心亦猶是天地生成之心無他異也奈當途既鮮知音而及門或懷疑貳故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蓋事者人所共知聖人之行事又人人天理所咸有即所行以證而知聖人非空言亦可知聖人無奇術此夫子惓惓之衷耳古史記言記動以警人君且以爲後來之規戒聖人在上則惟知修德承天而已豈計將來之毀譽哉聖治漸微聖蹟將墜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聖王之法貽後其書有褒無貶冠履猶存謹度者其亦當知率由矣乃春秋變亂無復知有聖王之道者夫子懼大義之淩夷不得已而筆削魯史以存是非亦惟是天下之公理與生民之常經不容或淆然以匹夫而進退公

春秋恆解

卷一 序

一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卿私爲賞罰故孟子以爲天下之事其實猶是民彝正直之理而已自來傳註諸家能發明聖人之意者不少而拘泥三傳過爲艱深以晦本文者亦多愚淺陋幸生

聖人之時竊謂以聖人之心求聖人之事則知聖言不能外民彝而別有是非其苦於難解者非是非之難明而以至理爲是非者寡也及門多從事此書時以大義相質久乃成編不忍捐棄聊書之以俟高明後之君子其亦諒愚之庸妄也夫時

道光十有八年孟夏雙流劉沅書咸豐二年重校定

春秋恆解

卷一 序

二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時年八十有五

春秋恆解 晚年定本

凡例 附辨正

一春秋爲魯史凡史紀事皆必詳其本末夫子取而筆削之因其事具在史策故止論其是非而是非之所以辨則於書法見之其初特爲訓告門人之作因左止明爲史官受經於孔子雖未得孔子之道而知尊孔子於是卽孔子所書爲之傳亦有經之所無而止明自傳之者是止明自以其事可傳而傳之秦火以後魯史舊文俱泯幸此書爲孔門授受私書後裔珍藏久而遂顯後人乃得知夫子春秋恆解

卷一 凡例

一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筆削之故然左氏荒漏亦多公穀更不待言學者當分別觀之

一左氏本魯史官曾從孔子學而親炙不久故其所得不深卽文章甚工亦未嘗與游夏同科則其所造可知矣論語記巧令足恭恥之夫子許以同志其人品正大亦非常侶特聖人筆削精意原不易知游夏不能贊一詞又何況止明耶其義頗舛記事亦有疏謬或晚年病盲未及校定傳者之誤今將發明聖人自不能曲從傳說非必與爭辨也止明爲孔門弟子無疑唐趙匡始倡議左氏非止明

朱子亦因虞不臘疑之然周有臘事而非祭名諸儒未察愚於詩經載芣章附解詳之茲不贅

一公羊傳舊傳公羊高作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然其中有子沈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等語則非公羊一人之詞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然其傳中初獻六羽條云穀梁子曰尸子曰尸子名佼與商鞅同時舊云穀梁受經於子夏若與尸子同時則不合二人舊云皆受學於子夏然子夏晚年深造夫子告以三無等義非苟爲言者二人果爲弟子何不聞春秋恆解

卷一 凡例

二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之徒矣

一夫子因空言不如實事筆削春秋以示門人時中之道則當時師弟必有問答之言因秦火不傳惟左氏以國史尙在公穀則不知何人剽襲傳聞遂爲作傳乖謬甚多而至漢公穀先出左氏最後出於是公穀遂與左氏並行儒者以爲孔門遺裔不敢輕議不知三傳之謬不削則經義不明而沿三傳之說者且橫流無已愚故一一辨正務使聖人之心明白共知豈矜意見而好反前人哉

一理一而已著爲萬事萬物而其原皆本於心心純乎理則在我者卽天之理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無不可一以貫之常人無聖人之心由未踐聖人之事又安能知聖人之言天下古今情事萬變豈可勝窮然要不外五倫道在五倫五倫本於五性五性止是一性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以一知半解釋春秋此三傳所以多謬而諸儒是非淆亂日甚也

一孔子作春秋卽事明理未嘗自言可以懼亂賊正人心孟子時知孔子者鮮又何知春秋故孟子表

春秋恆解

卷一 凡例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孔子春秋以明此書維持世教原是爲當時諸侯放恣而言後人遵孟子之言知春秋尊周攘夷而不知仁管仲錄霸功夫子節取之意知誅亂臣賊子而不知夫子尤責重三綱凡若此類似是而非明者甚少今一一詳明之雖多與前人異說實乃以中庸之道折衷至是期於不悖聖人其諸儒之論亦不能一一詳辨也

一讀聖人書原要學聖人學至於聖亦祇全得箇爲人之理忠孝節義其大端也晚近以聖人爲不可學於聖人之行旣不則效而於聖人之言卻又好

爲議論欲以此矜博雅居高明然無聖人之實妄生臆說貽誤後來其罪更甚不可不知不可不戒也

雙流劉沅識

春秋恆解

卷一 凡例

四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春秋恆解卷一

雙流劉 沅輯註

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使傅其大子楚語申叔時言傳大子之法亦曰教之以春秋蓋魯秉周禮其史官獨能善于記載春秋而日周禮盡在魯矣夫子因魯史之舊文略爲增省存其是非美惡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嘗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誠以概言義理虛而無着不如實之以事是非易明然則春秋皆當時實事特美惡淆亂靡關勸懲自夫子修之而是非始定也儻夫子行志于時其措施可即此而推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爲憲天之人以天理正人心即列國史官紀載得失皆得而正之夫子無春秋恆解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一

氏特園藏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爲桓所弑諡法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公當平王四十九年論者不一愚謂當以經文及孟子詩亡之義爲定蓋平王東遷諸侯固無有怨畔者使王修明文武之政何患不治乃在位日久毫無振作致諸侯漸肆鄭莊爲王畿內小國乃挾爲王卿士之勢假王命以兼并魯周公之裔王室優之異於他國使克體周公之意盡忠王家

匡正諸侯豈不爲天子長城乃於即位任意而爲不請王命於鄭假命侵凌反爲所使紀爲昏姻齊滅之不能救觀經所記失禮甚多夫子託始固非無故矣其詩亡然後春秋作愚於孟子註已詳茲再申明之蓋美惡是非之公不泯于人心聖王在上既正其乾綱而又有採風之使陳詩之條民閒歌謠上達於天子因以知其政俗之盛衰而行其黜陟以歌咏之和乎陳義之後既不能修文諸朝廟被諸管絃平王繼亂離之典亦不舉行于是諸侯至末年並此陳詩採風之典亦不舉行于是諸侯以私心好惡變亂是非即有一二賢智憂時憫俗著爲歌咏諸侯惡其害己不列輶軒忌諱深而草野之忠言諂諛進而朝廷少公論無存甚可憂也夫子失以即春秋而筆削之是則是非則非使諸侯美惡之迹燦然復陳彼即能去譏刺之篇章而不能掩其所行之實事即能節目前之諛詞而不能逃千秋之公論所以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託始於隱者以至隱之時而變亂且多且平王在位已久入春秋三年而崩其無可有爲之實曉然文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二

氏特園藏

武周公之舊從茲熄滅春秋故不得不從茲始也

元年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人君即位始年稱元年猶歲一月稱正月非有他意曲說推衍附會遂有屢改元以爲異者誤矣

春王正月

春歲之始王周王正月建子之月冠王於春大一統以尊君也不書即位攝也桓公少隱公攝位將讓國而致于桓不書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然非禮也攝政不攝君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命之則不可不請于周天子而以私意擅讓于弟似是而非以彰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父音甫蔑莫結反

邾大邾國儀父其名蔑魯地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按盟亦周制然非國之本務也公初卽位而爲此故書及以明公之志而著其失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鄆音偃杜注潁川鄆陵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稱鄭伯明其爲君可以化弟否亦可全之也克勝也期于必克其弟段不稱弟鄭伯不以弟視之于鄆著鄭伯斥之于外不親近之且迫之于鄆也舜待象何等親愛故爲大孝聖人深惡鄭伯故特筆戒天下之爲人兄者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貺咺呼阮反貺撫鳳反

王稱天明奉天必則天也宰冢宰咺其名惠公仲子明惠公所寵非夫人也以天王之尊而下貺諸侯之寵以冢宰之貴而不能正君且爲使焉故正名以議之貨財曰貺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宿杜注小國東平無鹽縣也今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春秋恆解 卷一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里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宋人微者也及之盟公也盟本非所尚也又與卑者盟故諱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今開封府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

祭伯王臣也來私來朝無王命而來朝故不與其朝

公子益師卒

左傳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益師蓋賢故因魯史而存之也

附解紀事必書年月書元年春正月常也夫子冠王

於春以明尊王之義左氏言周正月明全書皆用

周正而前人紛紛議論求深反淺多晦經義三代

民事皆用夏時特歲終息事如今年節則子丑寅

各用蓋一陽生於子至寅而爲泰卦天一地二其

數得三前人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實祇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耳以其爲陽氣初生

而盛故子丑寅皆可爲春天子爲周民因魯史作

此書故記事必從周正而胡氏云夏時冠周月致

來譏訕非過也三代皆用夏正愚於論語諸書多

言之茲不贅邾有大邾小邾小邾本名鄒一曰鄒

附庸于魯後乃名邾此盟者大邾也周官司盟掌

盟載之法蓋周制諸侯世及卿大夫世官世祿欲

其久相保故爲此制然必不得已而用之夫子與

陳蔡大夫盟及矢子路則盟誓非必可廢也但爲

國以禮以德孚於人爲主此非急務公初立而一

年再與人盟其無治國之本可知故兩書及以志

諷儀父左傳云邾子克解者遂謂美之稱字然何

緣而美之經書儀父當從經以爲名不必從左氏

或本有二名亦未可知鄭伯爲兄且君而不能善

化其弟養成其惡而克之古稱孝友蓋兄弟者卽

所以爲孝也未有孝而不友弟未有不友弟而猶

可爲孝子者顧尋常兄弟之間或多難以德化以

恩誼所在非權術才智可施也若天子諸侯則位尊權重果仁至而義盡何患不可化又何至不能容管蔡得罪於君與先王故周公不能曲全之然羽翹音曉則痛之矣象至不仁然僅欲害吾身舜則忘之段恃母驕恣本無大惡善遇之而不畀以權何至爲亂夫子書克書于鄆斥鄭伯惡之者至矣而毛西河反謂鄭莊爲是豈非狂妄又按左傳言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不近情理寤生難產也凡兒生而始寤此未生而寤故其難產然天下未有因難產而遂惡其子者此蓋莊公飾詞然則何以惡之觀其待段之情則平日必不能承歡使果恩誼交至不薄待弟姜氏何必爲之求邑哉左氏誤信傳聞反或疑姜氏偏愛夫母卽偏愛安可不恭觀其曰姜氏欲之焉避害斥呼其母忿懣宛然寤生豈能逃不孝之罪哉惠公仲子夫子特記王歸賄事而公不書卽位之義明春秋書法所以爲微而顯也惜自來無人見及今詳論之左氏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

之元妃卒而聲子繼室則聲子卽元妃矣惠公特以仲子手文之異寵之而生桓公是隱公旣嫡且長當立者也因父寵仲愛其子欲以國與桓然非禮也隱誠欲效伯夷於父在卽當白父讓弟或父死必讓弟亦當立桓而相之桓不受則己亦必立乃父在不言於父父沒不卽讓弟己仍爲君不行卽位之禮曰吾攝將授弟耳夫堯老舜攝耄而使舜代治未卽禪位也周公攝政立成王而負扆未自居南面也國無二君諸侯上有天子豈有已立爲君而曰攝擅讓國之名又未聞奉天子之命可爲正名者乎舊史以其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而夫子則以其不合正名之義亦不書卽位三傳皆可備參而實皆未得夫子之意仲子非嫡左氏穀梁明言之而猶有以隱爲庶桓爲嫡者何耶若夫手文一事近於妖妄手紋彷彿若字未必果分明云然卽或有之亦事之偶豈可據爲典要無識者傳以爲奇魯惠愚妄寵之隱公因之遂欲讓國實非聖賢中正之義罹於凶禍豈非自取乎夫子書惠公仲子使人知仲子非夫人不特天王歸賄之失見而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隱公之讓爲

非正皆明矣及宋人盟穀梁云內外皆卑然則何以必書自是公與之盟書及以示諷耳公子益師卒舊史於魯大夫書卒外不書本國史臣之禮夫子或存或否其人事實無考則其書之之故亦無庸妄擬若益師可類推必鑿求其義者非也

平王五十一年

春公會戎于潛

潛杜注魯地書稱徐戎蓋今南徐等處也

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徐戎也與淮奄均濱海周初屢為患伯禽平定之後蓋遂安靖與魯唇齒相依故惠公與好而公立亦會之書以見周公伯禽懷柔之遺非議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杜注城陽莒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向杜注譙國龍亢縣

春秋恆解

卷一隱公

七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東南有向城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入乘其無備而入之也書人以惡莒而不罪向何也正家之義責重夫綱既不能正綱以化其妻又稱兵而入人國以其妻歸行同劫奪人之賤之甚矣

無駭師師入極

駭穀梁作倅師朔律反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無駭氏展魯司空也極蓋附庸于魯無駭恃強私入其邑故去官與氏而書師師以著其無君虐小罪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在山東

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左傳戎請盟秋盟於唐復修戎好也前會戎于潛戎請盟而弗許今與之盟蓋公既而悟戎意之不必違也故書公及交鄰安戎盟非過也非以示貶杜氏曰八月無庚辰日月必有誤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繻

履緌紀大夫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卿為君逆禮也公羊傳女在其國稱婦人倫之本故聖人重昏禮而婦人謂嫁曰歸夫婦人倫之本故聖人重昏禮而賢女尤難得紀小國也而逆女如禮可書伯姬叔姬皆賢不幸不能善終夫子書之以誌慨欲人正夫綱而善全賢配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有賢者而不遇聖人所憫春秋明人倫不可勝書即伯姬叔姬以示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杜氏預曰國在東莞劇縣姜姓後為齊滅密杜注莒

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

春秋恆解

卷一隱公

八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伯左氏作帛則其名也名之其表之歟合前後夫子詳記紀事及王名為侯與之婚則紀子蓋賢左氏云失地名滅同姓名此非然也蓋子以其賢而弱因莒方恃強侵伐故盟以親莒觀後書大去其國以鄙入齊皆特筆則夫子之名之非貶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者隱之母也不書葬成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然非禮也公母之夫人之何不書葬公無禮夫子豈成之乎

鄭人伐衛

左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伯不友鄰國不平不自反而報怨故人以惡之伐聲罪致討鄭以衛為罪伐之夫子因其意而書以伐曰鄭人以爲可伐子則深惡其擅伐之名也

附解聖人明是非定褒貶不外天理人情天理一而

已人情物理隨時異態隨時變通至無定而有定有定者理無定者事也以一定之理衡無定之事而適得其中此自古聖人所以事不同而道同春秋時無是非之時也夫子就當時之事明其是非故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夫子竊取會盟征伐天子之大權也當時視為常事夫子其能一概沒之乎時俗如斯上下相安於如斯孟子曰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也故會盟征伐苟有裨於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九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時無大害於義夫子皆節取之所以為救時之衰即所以教門人隨時處中之道也如此年會戎盟戎會盟本非所尚況與戎盟乎然而魯故密邇徐戎書載費誓美伯禽自是以後未聞魯患淮夷徐戎則撫綏相安必有道矣與之會盟何咎紀子伯伯左氏作帛則紀子之名耳諸侯非失國有咎例不書名而此非其事也合前後夫子書紀事觀之則紀子蓋賢時王晉其爵夫子憫其失國不特不名以罪之亦不書滅于齊而曰大去其國則此之書名表其人以見賢而弱偏於強大蓋有深惜焉

否則傳寫之誤耳但作闕文觀則義止於不當盟耳就經文詳繹之似不其然明者其參究之

平王五年
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月之時有常日掩月則月為之食月掩日則日為之食然必經道緯道皆同而後食火土餘氣蔽之則食甚日為君象其食尤當警懼不言月掩日而曰有食之者聖人慎言天道或日或不日史有詳略非大義所關聖人因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十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左氏以為平王實三月壬戌崩赴以庚戌故書之非也崩日何因而必改易其不書葬以周來訃而魯未往也胡氏所謂無君是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者何隱公夫人也曷為不書夫人公以攝故降之不成禮名曰君氏猶言君妻云爾舊史書之左氏仍之傳曰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蓋釋舊史書君氏之故而公之失見矣然左氏於夫人子氏薨無傳而誤以此為聲子疏忽之甚豈病有後失檢傳者誤歟隱既為君妻安得不為夫人攝君曰非又降其妃非禮之至夫子因而不改所謂直書其事而失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王朝大夫武氏子賻以貨財助喪費也王臣不下交蓋武氏與魯有交卒而其子使來求助

非自來故不名也史書之子存之以志其失非爲王求賻也若王求則當書王使求若武氏求則當書爲王求若王使武氏求而武氏使其子來則亦當有爲王字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氏端學曰宋以王者後得稱公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詞也故內書薨而外書卒愚按吉凶慶弔諸侯禮宜相聞來告則書否則弗書其或名或不名或曰或不曰從其赴告之詞史舊文也聖人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大公所封國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營邱城是也後胡公徙封薄姑則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

南濟水之門今山東齊南府長清縣西南左傳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志齊鄭之交著春秋變亂之始也周制天子之卿大夫士爵優於外諸侯而權祿不逮周初外諸侯猶入爲王輔後此無聞畿內諸侯爲王臣或世及或世祿或否鄭莊始侵并人國時齊僖亦強二人相固以逞威力故斥齊侯鄭伯以著之自是諸侯紛紛效尤兵爭以多劉氏實曰志世變是也而其說未暢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十一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侯而權祿不逮周初外諸侯猶入爲王輔後此無聞畿內諸侯爲王臣或世及或世祿或否鄭莊始侵并人國時齊僖亦強二人相固以逞威力故斥齊侯鄭伯以著之自是諸侯紛紛效尤兵爭以多劉氏實曰志世變是也而其說未暢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杜氏預曰舉謚稱公者據彼國之辭也

附解君氏卒公穀皆云尹氏而爲之詞然魯史記魯

事當得實非若列國事傳聞多誤但左氏多疏忽遂滋異議夫人子氏薨不言何人此以君氏爲聲子於是歸仲子之賻及此二事皆不分明可慨也聲子爲惠公繼室爲隱公母公自不敢不以爲夫

人至己妻則以攝故而名曰君氏蓋周制生則名死則謚公於其卒而號曰君氏舊史書之左氏仍

之夫子因而削以其事明明失禮直書固可以

見而不料後人之罔罔也武氏子爲王求賻王之

意歟武氏之意歟其子賻使之來自平王東遷國

微財置大東小東致怨於杼軸之空而外侯富強

王臣下交久矣夫子存此以志世變無論何人喪

葬總無求賻之禮則義重求賻爲王爲己均非也

賻賻二字公羊云車馬曰賻貨財曰賻穀梁云歸

死曰賻歸生曰賻然實無大分別皆謂助喪費之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財物耳賻從冒言不揣而冒昧相賻賻言主人本裕已附益之春秋之初齊鄭首敗王綱故夫子王風以下次以鄭齊之風此書盟于石門義亦如斯餘則正解已詳

桓王元年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杜注本都陳留雍北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

後遷都淳于今青州府安北縣有淳于故城杞姁氏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婁公而封之于杞牟婁杜注杞邑按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境伐侵皆稱兵也伐明而侵暗諸侯不得擅侵伐春秋諸侯無禮以強凌辱莒小國耳而伐國取邑是自覺也書以惡之且志小國不臣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弑君大惡也其惡同而其人氏族親疏所以致惡之由不同故春秋書法不同凡弑君惟子書世子餘皆書名不書其官蓋惡亂賊亦以戒被弑者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父綱正其綱則恩義交盡臣子何遽悖逆世子罪大惡極故斥書之使萬載切齒而君父之不綱亦見矣其臣不書官不書公子子公孫齒之於國人既不見其為臣亦以見君綱不正為國人所害桓公州吁兄也州吁不道莊公在已眾者桓公何不早為預防裁抑之所以桓雖未聞失德而亦如他書之弑逆大惡也而反咎其上豈情理哉蓋五倫莫大於三綱三綱正而後五倫正聖人故並戒之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東阿縣屬兗州府

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值曰遇亦有禮焉特以其不期故曰遇也春秋諸侯私相約會或簡其禮托名曰遇以起告焉非禮也宋與魯交將以謀鄭託于遇以秘其迹書之以志其不誠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蔡汝南上蔡縣今屬河南汝寧府縣西南十里有故城

蔡國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微臣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按州吁弑君法所必討也宋不惟不討而且信其邪說以私意糾合伐鄭故首宋以惡之書爵罪其不稱上公之爵而目其人以惡之非子之陳蔡黨惡本與衛睦故皆書人以惡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按翬擅專而行不義削公子斥書名惡其已有無君之心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杜注陳地水名

程子曰稱衛人眾辭也舉國殺之也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愚按濮陳地于濮者陳之能討賊也討賊本石碯之謀而稱衛人者衛人之公憤也石碯之助臣子所當為統以衛人能獨討賊故書于濮以美陳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眾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蓋諸公子諸侯之立不承國于先君不稟命于天子眾謂宜立而遂立焉可乎春秋不能悉書也即立晉以明之詳見附解

附解周制封建世及本有易為離散之勢特聖人選建皆賢謂其修齊之道世傳不替當可以久安而不知人心難防在上者富貴驕肆飽煖思淫遂凌夷矣兼并侵奪至春秋而益甚前此已然春秋但即其事以明是非有據王章言者有以己意斷之者所謂時中凡古今事時勢經權不同可以例推此為詔示門人之書而前人乃以例說春秋謬矣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此年書莒伐杞小國恃大國之維恤而乃恃強侵奪此顯犯王章者州吁書衛立晉稱衛人此義之自夫子立者諸若此類至宜細參之伐鄭止一次而重書者特罪翬以見翬之專與隱之失也立晉書眾人著晉之不當立也史記云晉桓公弟非也莊姜無子厲嬀亦無子莊姜以戴嬀子為子桓公

被弑之時屬焉蓋早卒戴焉因州吁不相容故大歸于陳而屬焉無聞是早卒之驗莊姜賢明蓋有防身之智使晉為桓弟州吁豈能容之故晉為羣公子又不賢故不當立夫子書之以概凡不當立者諸侯不由天子而立且由國人而立王莽居攝黃袍加身即此而肇故此書可以為萬世之龜鑑也

桓王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棠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也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圭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魚常物何觀焉公羊謂百金之魚公張之是也故從左作矢公之荒見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外侯葬不悉書告則書衛人討賊而告葬書以慨亂亦喜其得賊也至桓之謚不稱其實則春秋已多然不勝責矣

秋衛師入郕

郕公羊作盛杜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北有盛鄉城是也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書譏報怨書帥師著其恃眾衛宣初立不思修德反躬與小國報復故刺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成也始成而祀之隱公欲以國授桓故尊其母而先為宮以祀之以一己之私念昧君臣之大分

初獻六羽

己儼然為君而曰將以與人吾特攝之正名之義謂何故書以刺也
羽翟也文舞樹翟羽于竿而舞故曰羽初者魯因成王賜周公廟用八佾後遂羣廟皆僭之公因眾仲言始用六佾萬於仲子之宮羣廟當亦然夫子善之故書曰初志如禮也而其後不然失禮亦見矣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告鄭求興師是邾報怨首兵故先邾於鄭鄭不以義曉之而即同伐亦非也故皆人以貶之邾見侵于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不當開宋鄭之隙而偕鄭伐宋

螟

胡氏安國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蟊食節曰賊食根曰螽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書螟蟊災也

春秋恆解 卷一 隱公

圭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若侯反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命卿書卒所以尊王命也杜氏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得與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杜注潁州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有故城

左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郭圍環攻也伐之圍之報怨虐民故書人以賤之

植三年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去年邾鄭伐宋宋使來告因使者不善言公未出兵鄭恐公之與宋也故來輸平輸納也蓋納賄以